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

目錄

姜伯約棄車大戰

姜伯約洮陽大戰

姜維避禍屯田計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鄧艾段谷破姜維　四犯中原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題。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髦與司馬昭計議。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泰屯兵於雍凉等處。

艾申表謝恩已畢。泰設席與艾作賀。曰。姜維夜遁。氣力已竭。再不出矣。艾曰。王經敗於洮西。非小失也。折軍損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致危亡。姜維雖夜遁。不曾損兵折將。他日安肯不出乎。吾料蜀兵必出有五。泰曰。何謂蜀兵必出有五也。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實。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隊伍容易調遣。兼人馬整齊。將士雄烈。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

練不熟。甲仗未完。所事不備。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舡行。吾軍皆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祁山。南安。四處皆是守戰之地。不知蜀人來攻何處。或聲東擊西。或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蜀兵一處而來。以一分。敵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而可取羌胡之穀為食。若出祁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餌。蜀人以此圖之。其必出五也。姜維乃孔明弟子。有謀者也。必然又出矣。秦

以手加額曰。朝廷有福。又出此異人。蜀兵不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忘年者不較老幼年齒之交也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泰見艾事事有法。甚是敬愛。却說姜維在鍾題。大設筵宴。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一人諫曰。將軍累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捷。魏人既已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蜀人怨矣。維視之。乃義陽人也。姓樊。名建。字長元。舊為武

侯帳前令史與董厥爲正副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卻不知攻魏者有五吾軍有此五勝故汝等不能知也衆問之維荅曰彼有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傷今若進兵一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曾有法度三可勝也彼軍須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之四可勝也吾兵自

出祁山。掠抄秋穀爲食。五可勝也。不就此時
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鄧艾年紀雖幼。
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
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彼丈夫也。我丈
夫也。吾何畏彼哉。汝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
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泉諫不從。維
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
鍾題。殺奔祁山來。前哨馬回。報說祁山。連絡
下九箇寨栅。皆是魏兵。維不深信。乃自引數

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也。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准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可虛張吾之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一廻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相換。示兵之多也。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兵于

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而來。都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准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騾躍。其馬背困之。主將必無能者。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必然取勝。若打破寨栅。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蜀兵之勢必崩矣。吾當先引

一軍去救南安有一條路逕取武城山若先
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
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
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
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
真神筭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
鄧艾引數萬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
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帳前司馬師纂與
子鄧忠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

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卻說姜維。引兵從董亭望南安而來。維在馬上。乃問夏侯霸曰。此去南安可有備否。先取何處可為主乎。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備。維曰。魏人只知吾取祁山。衆皆聚於彼處矣。遂促兵前進。至武城山。前軍欲登山時。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徧竪。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

面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十路精兵殺下。勢不可當。蜀兵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之時。魏兵已退。維暗思曰。吾潒得武侯傳授。天下無敵。不想中原。亦有此人。吾與鄧艾。誓不兩立。次日又整兵來武城山。搦鄧艾出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欲退。山上鼓角齊鳴。蜀兵復回。魏兵又不下來。欲上山衝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

兵下山屯劄。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燒着車仗。以兵應之。兩軍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蓋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也。若得上邽。南安自

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沿山渡渭水之東。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耶。答曰。段谷。維驚曰。有何美哉。段谷與斷穀音同因此自忖。倘於此地斷絕粮草。如之奈何。正躊躇未决。忽前軍來報。山後有塵土而起。必有伏兵。維令退兵之時。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棄甲抛戈。丟旗

撒鼓。各逃性命者。不可勝數。後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維欲往祁山再出。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寨中。後面鄧艾追急。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蜀兵三分。已退去二分。只維一軍在後。正行之際。忽然山路中一軍突出。乃是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處。將維困在垓心。維人困馬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

未知姜維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昭破諸葛誕

却說姜維。被陳泰困住。如鐵桶相似。維死戰不能脫。且說盪寇将軍張嶷。聽知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來救姜維。維見嶷殺到。遂乘勢殺出。嶷收拾軍馬斷後。被魏兵乱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贈其子孫。因此蜀中将士。多於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

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鎮西大
將軍胡濟等。因會定取上邽。不至。亦貶一級。
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
大賞三軍。泰表奏鄧艾之功。此時魏主曹髦。
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遣使。持節
捧詔。加鄧艾官爵。賜印綬。詔曰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
卿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
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封卿

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鄉之子鄧忠為亭侯仍賜黄金五十兩甘露元年秋九月日詔

加封鄧艾之後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有篡位之心只恐南北人心未順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閭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

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宜暗訪。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與吾東行。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慎之慎之。賈充拜辭司馬昭。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武侯之族弟也。諸葛豐之後。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賈充慰勞三軍已畢。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曰。近來洛陽諸賢。見魏王懦

弱。不堪為君。大將軍三葉輔國。功德彌天。可
以禪代魏國。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
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也。充
急應曰。某具他人之言。特告明公耳。誕曰。朝
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安忍使匹夫犯上耶。
充默然。次日辭歸。乃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
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
人心。今若使人召之。必然不來。隨即必反。為
禍乃小。若不召之。民反雖遲。為禍甚大。不如

早早召之。昭曰。若匹夫果反。吾當自討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然後遣使徵誕爲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下使命拷問。使告曰。想是樂刺史知之。誕曰。他如何知之。使曰。早有人送密詔去矣。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棄於後園。即時設宴大會心腹將校。約七百餘人。酒巡數次。誕曰。前者所造衣袍鎧甲。旌旗器械。以擊盜賊。今天子取吾爲司空。此物又無用矣。汝等可披

掛。隨吾出城。遊。戲旦夕便回。衆皆應曰。願從尊命。各人遂皆全副披掛上馬。隨誕出城投揚州而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曳起。誕勒馬停刀言曰。吾早晚回洛陽。暫出遊戲。何爲閉門。汝欲反耶。城上無一人荅言。誕引兵轉至東門。其門亦閉。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將。下馬渡濠。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綝家。綝慌上

樓避之。誕提劒上樓。大喝曰。汝父在日。受魏
國大恩。不思報效。反欲順司馬昭耶。綝未及
言。被誕一劒斬之。將首級以木匣盛之。令人
賫表并首級赴洛陽。表曰

臣誕。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
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
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
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
討綝。即日斬獲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

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即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謹表以聞

且說諸葛誕上表已畢。仍田壽春。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附勝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粮。足用一年。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靚（音淨）入吳為質求救。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立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為人强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權

柄皆歸於琳。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
於是吳綱將諸葛靚至石頭城。入拜孫琳。琳
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
弟也。今不得已。故屈膝事魏。近被司馬昭侵
欺侮慢。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
靚為質。伏望臨危相救。平定之後。永為臣下。
琳大喜。加賞吳綱。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為主
將。王祚為合後。朱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
導。引進。大起吳兵七萬。分三路而來接應。吳

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卻說使命將樂綝首級并表文到洛陽。見了司馬昭。昭大怒。就欲自討。長史賈充曰。主公承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此萬全之計也。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寮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太后畏懼。

遂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懼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軍。兗州刺史周泰為右軍。護車駕大進南征。

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迎。又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幷欽二子。文鴦。文虎。雄兵數萬。來退司馬昭。未知勝負如何

忠義士于詮死節

却說司馬昭。聽知諸葛誕會合吳兵。以决勝

負喚謀士二人商議。一人是散騎長史裴秀。
一人是給事黄門侍郎鍾會。昭求破敵之策。
鍾會曰。吳兵會合諸葛誕者實圖利也。以利
誘之。必勝矣。昭曰。此言甚妙。遂令石苞周泰。
先引兩軍於石頭山埋伏。王基陳騫精兵在
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
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
聚積於陣後。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
文欽在右。只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更不答

話。乃大驅士馬迤進，成倅引兵退走。誕掩殺過來。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泰。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大率精兵殺到，淮南兵大敗。司馬昭亦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困定，併力攻城。此時吳兵退於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諫曰：今諸葛誕雖敗，入城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掎角之勢。今四面攻圍，緩則堅守不出，急則必然死

戰。倘吳兵到來夾攻。吾軍無益。不如只三面
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則擊之。可全
勝也。今吳兵必然帶糧不多。我引輕騎抄在
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司馬昭曰。吾得子房
也。遂令王基撤退南面之兵。只留三面兵築
起土城以為久計。原來淮水泛溢。土城一衝
便倒。壽春城上軍士望之。大笑不止。却說吳
兵屯於安豐。孫琳喚朱異等入堂責之曰。量
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

必斬。朱異回本寨商議。牙將于詮曰。城中軍士其心不一。我等可分一半精兵入城。將軍攻其外。我等在内殺出。却令諸葛誕引兵守城。此爲上策。異從之。有全懌全端等。皆願入城。詮遂同懌端會合文欽軍馬。引兵一萬入壽春。此時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令王基陳騫引五千精兵。伏於吳兵來路。若朱異來救壽春不可與敵。只截其後。吳兵必自乱矣。王陳二人引

兵伏定。朱異果然自引馬步軍來。正行之間
背後喊聲大震。忽兩軍殺到。左有王基。右有
陳騫。吳兵大敗。各自逃命。異大驚無措。不敢
回安豐。只奔到江邊。見了孫綝。言說此敗之
因。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
出斬之。于是武士擁朱異斬於鑊里。地名綝又
責唐咨等曰。若不得城。勿來見我。此時孫綝
自回建業。全端子全褘懼罪降魏。司馬昭加
褘爲偏將軍。唐咨兵退回上船。鍾會與昭曰。

今孫綝退去。外無救軍。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言孫綝不仁。再若無功。盡誅老小。以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引數千人開門降魏。魏兵欲入城去。被諸葛誕自至。魏兵乘高放箭。射入城中。城上矢石如雨。內外死者不計其數。屍横遍野。血流成渠。連打數日方息。諸葛誕在城內憂悶。忽蔣班焦彝二謀士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

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今守此城。欲待天自殺敵人耳。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出而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此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加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魏兵四面築起土城。以防淮水。誕在城中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自秋至冬並無淋雨。淮水不泛。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

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
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
省其食。只與吳兵固守。可保長久。誕大怒曰。
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文欽
斬之。欲擒二子。事已泄漏。文鴦文虎。却將點
兵。誕兵已到。鴦虎二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
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濠赴魏寨投降。司
馬昭恨文鴦昔日單騎退兵之讐。欲令斬之。
鍾會諫曰。文欽之罪合誅。二子亦當滅族。今

欽已亡。二子無路來降。且城未破。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允之。遂召文鴦文虎入帳。以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其反逆之罪。贈以爵祿。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饑困日久。衆皆計議曰。文鴦乃司馬氏大讐之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也。三千人結義了畢。欲出投降。諸葛誕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鍾會知城中皆變。

入帳與昭曰。時已至矣。城可攻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北門守將曾宣獻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欲自逃生。皆被乱箭射死。魏將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也。詮大怒曰。大丈夫受命為主。以兵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乃禽獸之類也。以手拽盔擲於地。

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也。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獨力難加。魏兵四面攻之。于詮被亂軍所殺。史官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城中。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斬之。夷其三族。武士推過誕帳下數百人來。昭曰。汝等可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乞早殺之。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

外。遂一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隨斬一人。再問。亦然。數百人一一研問。直殺至盡。並無一人言降。昭添加嘆息不已。遂令埋之。後史官有詩嘆曰

忠臣至死無移改。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公休誕字也

吳兵皆降於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他。久必為變。不如坑之。鍾會諫曰。否。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

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寛大耳。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王祚。因愢孫綝。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未知如何

姜維長城戰鄧艾　五犯中原

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

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將乃蔣舒也。一將乃傅僉也。並為心腹人。維問夏侯霸曰。公常言鄧艾雖小兒。不可輕之。尚未深信。及累見其能。方知公之言不謬也。但恨未識面耳。霸曰。其人身長七尺。濶面大耳方頤大口。但言語蹇澁。時人呼為鄧吃也。維曰。吾平生不服天下之人。累中此人之計。誓必報恨以雪前恥也。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琳助之。昭大起兩都之兵。將皇太

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蜀兵連年出征。傷者數多。深有怨心。姜伯約不識時務。欲背天行事也。朝廷近來溺於酒色。信從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懽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吾何忍哉。乃作仇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乎。伏愚子荅曰。

有之。高賢卿曰。以何術以勝之。伏愚子答
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
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
也。故周文王養民。以少取多。越句踐恤衆。
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又曰。曩者楚強
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
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
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
由文王句踐之事乎。伏愚子笑曰。賢卿止

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剱鞭馬以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狼分虎裂。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方今之始。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併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

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謗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以移目。不為已意以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勞民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渡盟津者。此伏愚之所不及也

姜維視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於是碎裂其文。遂提川兵来取中原。乃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中原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来。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内糧草多。人馬少。望聽得蜀兵到。急喚手將王眞李鵬曰。水来土掩。兵来將迎。

今蜀兵大至當何策而退之二人告曰某等願决一死戰主公何太怯也於是司馬望引兵出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来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来問罪汝當早降若是愚迷全家受戮望大聲而荅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回言訖令王眞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箇破綻王眞

便挺鎗来刺。傅僉閃過。活挾王眞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来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十分力。擲眞於地。暗掣四楞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的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眞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来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

砲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兵回看之時。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来。維遂令後隊為前鋒。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兩陣對圓。魏陣中一小將。全裝慣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乎。維自思曰。此是鄧

艾美挺鎗縱馬來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暗忖：不用此計，安能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之。維掛住了鋼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聽得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時，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一閃，那鎗從肋傍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

来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来那小將乃鄧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之。乃虛意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来日决戰。艾見戰場不可。乃就機曰。既然如此暗算者非丈夫也。遂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了蜀兵地理。乃作書與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

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令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卻說姜維令人來鄧艾寨中下戰書。約日大戰。艾虛心應之。至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掩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身小疾。有悞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戰。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傅僉與維曰。此必有謀也。可宜防之。維

曰。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也。吾今特令人馳書與東吳孫綝。併力攻之。平分天下。正欲遣使。忽報司馬昭打破壽春。殺了諸葛誕。夷其三族。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也。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未知姜伯約退兵之策。端的還是如何

孫綝廢吳主孫休

卻說。姜維恐大勢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

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暗哨回報。果然駱谷道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我追兵。衆皆駭然。乃稱艾曰。將軍明如神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加賞鄧艾。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王祚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見綝殺罰太甚。心中怯然。一日出

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官名也於中藏取蜜煎梅食之。中藏乃內府之庫也須吏取至。開見蜜內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曰。爾久嚴敬矣。藏吏庫官也藏吏叩頭奏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爾求蜜食否。藏吏奏曰。數日前累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之。亮指黃門曰。此是卿所為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糞原在蜜中。則內外

皆濕。若新在窑中。則內燥外濕。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如日月之明。但被孫琳把持。不能主張。琳令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琳築太府於朱雀橋南。託病不出。却說吳主孫亮悶坐。有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皇丈全尚之子也）紀為國舅。忠心事亮。此時孫亮泣而告曰。孫琳妄殺大臣。掌握朝綱。視朕如無物。今不圖之。

必為後患。朕密告卿。卿可只令黙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以殺孫綝。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悞朕匪輕。紀奏曰。陛下先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持討詔。使綝手下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時寫詔付紀。紀受密詔。歸家告父全尚知之。尚為太常。聽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密令人持書報知孫綝。綝大怒。當夜便

喚兄弟四人。點起大兵。先圍大內。遂將全尚劉丞等家。亦皆圍住。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的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入奏曰。孫琳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悞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曰。朕乃皇帝之嫡子。誰敢不從也。朕在位五年。無害於人。有何愧哉。全后與侍中近臣。及乳母。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琳先將全尚劉丞等殺之。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少帝荒淫久病。昏亂無

道。不可以奉宗廟。必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必有反意。衆皆畏懼而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忽一人出曰。汝無伊尹霍光之才。安敢廢聰明之主耶。衆視之。乃尚書桓彝也。彝指孫綝大罵曰。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行者立之。叱中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文

武官寮無不墮淚軍民人等悲切不已後史官有詩嘆曰

魏朝新見廢曹芳吳國孫琳效霍光無父無君真可嘆五常絶滅壞三綱

時孫亮年十七歲孫琳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今杭州是也）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初疑二人見所言有理乃

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天下喁喁。音顒延頸踵喁喁然望想之意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迎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傳國玉璽。文武官寮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綝一門五侯。

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凡有所請。並不敢違。此時吳主孫休恐其內變。將綝數加封賜。以安其心。冬。十二月。休命左將軍張布散牛酒於大臣之家。布先送入綝府。綝大醉。見牛酒列於前。乃斜臥與布曰。吾初廢少主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彼賢而立之。無我時。你只是瑯琊王耳。今將吾如等閒待之。吾早晚教你看。言訖。恨聲不已。布回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後。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

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將武庫內軍器加倍與之。當有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吳主孫休。曰。琳調兵在外。武庫內軍器搬得罄盡。奸心已變。早晚必舉事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可請老將軍丁奉議之。休召奉入內。賜坐。乃訴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與國除害。休曰。有何妙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赴宴。臣自有調遣。陛下可降手詔付臣。以便行

事。休遂寫詔與奉。奉同魏邈。施朔。掌外事。張布掌內事。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來請孫綝赴會。孫綝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此會不可赴之。再三阻當。綝曰。吾弟兄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綝高座。酒巡一次。衆驚曰。

營外望有火起。綝便欲行。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足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綝。餘皆盡散。綝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綝叩頭奏曰。願徙交州。乞歸田里。休叱之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耶。綝又泣曰。臣願徙為官奴。休叱之曰。爾何不罰滕胤呂據為官奴乎。可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

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復還舊職。衆皆拜謝。布乃請休升武鳳樓。丁奉魏邈施朔等皆擒孫綝兄弟至。休命盡斬于市。宗黨死者數百人。夷其三族。餘黨協從者皆赦之。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帶累流遠者。皆詔還。史官有詩嘆曰

孫峻孫綝作大臣。挾權倚勢害平人。世間
報應難逃免。不在兒孫在己身

於是。吳主孫休將出力功臣。各皆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相待吳使薛珝回訖。吳主孫休乃問薛珝曰。卿往西蜀觀其得失若何。珝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等用事。公卿多阿附之。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鵲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鵲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今蜀中景色視之如此也。休仰天嘆

曰。若諸葛武侯在時。安容如此乎。又寓國書。教人齎入成都。說司馬昭覷魏主曹髦如小兒。旦夕必有變也。姜維聽得此信。忻然設席。再議出師伐魏。未知如何

姜維祁山戰鄧艾　六犯中原

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復選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自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此時後主寵中貴黃

皓用事。日夜在宮中飲酒作樂。皓選美女以恱之。後主因此不理政事。時有劉琰妻胡氏。極有顔色。因入宮見皇后。皇后留在宮中一月乃出。琰疑妻與後主私通。喚帳下軍五百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底撻其面數十。下幾死復甦。後以此事告發。後主大怒。令有司官定罪。議擬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宜棄市。於是斬劉琰于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却說姜維同夏侯霸共掌中軍。維

日。前者累次未得成功。深為慚愧。今魏國旦強君弱。可乘時圖之。當取何地。霸曰。祁山雖有豈准備之卒。乃用武之地。堪可進兵。故丞相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曰。今番往祁山決一大戰。以分雌雄。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此時鄧艾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

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穵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此乃王含蔣斌之寨。右寨是蔣舒傅僉𠃵劄。初到之日。方纔安排鹿角寨柵。四門未立。魏寨中鄧艾喚子鄧忠同師纂各引一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從地道直至左營。於帳後地下擁出。王含蔣斌立營未了。恐魏兵劫寨。不

敢解甲而寢。但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將二將奮死抵不住。棄寨而走。却說姜維在帳中聽的左寨大喊。忽報有內應外合之兵。蜀軍潰散。維忙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只見衆軍四面布合。維乃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之。便有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即以弓弩射之。又傳示右營亦如此。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

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武侯傳授也。兵不致亂。難以退之。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巳定。待鄧艾出馬。艾見維布八陣。艾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

一般。維持鎗縱馬大叫曰。請鄧將軍答話。只見門旗開處。鄧艾立馬於陣前。維曰。汝效吾排八陣。汝能變陣否。艾笑曰。汝只道此陣汝師傅能布。天下人豈不會布也。吾既能布豈不知變法。艾便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颭。變成八八六十四箇門戶。艾復出陣前曰。吾之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八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於是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初時兩軍衝突。變法

不曾錯動。只見兩軍左右朶閃。忽然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遂變成長蛇捲地陣。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八方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下大驚。但見周圍皆是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的外面衆叫曰。鄧艾早降。勿得延遲。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不想中姜維之計矣。忽然西北角上一彪兵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比及救出鄧艾之時。祁山九

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
寨。艾與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
望曰。吾幼年游學於荊南。曾與崔州平石廣
元為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
捲地之陣勢也。若他處擊之。不能破。吾見其
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艾拜謝曰。
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此變也。公既知此法
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瞞不過
姜維。此人武藝精熟。深得武侯兵法。來日我

於陣上與他鬪陣法。你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於是使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與衆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通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度數。再無其外矣。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中間必有詐謀也。汝等可知之乎。廖化曰。來日陣前再看。維曰。然。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此時

鄧艾令鄭倫為先鋒。暗領一軍去襲山後。却說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布成陣勢。望出馬與維荅話。維曰。汝擺吾鬪陣法。汝布之。望布成了八陣。維笑曰。此乃吾師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令竊學而布之。望曰。汝師亦竊他人者。吾所受者真本也。維問曰。此陣凡有幾變。望大笑曰。吾既能布之。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暗笑曰。汝試變之。望入陣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

法乎。維曰。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哉。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三百六十五變。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辯曰。吾不信。汝試變之。維曰。汝教鄧艾出来。吾布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汝賺吾在此布陣。却教鄧艾襲吾山後是否。望大驚。却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稍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盔拋甲。撇戟丟戈。大敗而散。各逃性命。此時鄧艾催督先

鋒鄭倫來襲山後。倫方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初交。廖化手起刀落。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潰。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引敗兵到來。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可用間諜之計。使劉禪詔回姜維。此圍可解。艾問

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中交通黃皓耶。言未畢。一人應曰。某願往之。艾視之。乃襄陽党均也。艾大喜。即令党均齎金寶玩好。逕入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要棄兵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詔姜維回朝。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宣維入朝。然後退兵。維不知何事。只得還朝。隨後退兵于漢中。鄧艾司馬望料知姜

維中計。遂扳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昭弑殺曹髦

却說姜維臨行。分付廖化張翼曰。汝二人堅
守祁山大寨。待使命至。便班師回漢中。廖化
曰。此必中間諜之計矣。孫子云。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
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民心一變安
能長久。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暫息

慄而言曰。誰敢不從耶。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鰍鱔。是何禮也。髦不能答。揮汗如雨。昭冷笑下殿。多官凜然。髦歸後宮。痛哭終夜。次日。召侍中王沈。音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後宮計議。髦哭曰。司馬昭篡逆之心天下人盡知也。朕不能坐受廢辱。故請卿等同心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春秋時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之恥笑。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之門。爲日久矣。內外公卿及四

方之士不顧逆順之理皆爲之致死非一人也且陛下禁兵寡弱非用命之人今若不能隱忍是欲除疾而疾愈深疾若深則爲禍不小矣陛下不可造次髦懐中取黃素詔擲之於地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决便死何懼况不死乎於是曹髦入告太后王沈與王業曰事已急矣空自求誅三族當往晉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二人乃與王經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出首免死可也經大怒曰

主憂臣辱。天下至理。安敢以求生而害於仁乎。吾願殺身以成仁耳。王沈王業見經不從急報司馬昭去了。少項。魏主曹髦出內。令護尉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譟鼓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令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遇見賈充披戴盔甲。左有成

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鼓譟而入髦仗劒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此時禁兵面面相覷皆不敢動。充喚濟曰。司馬晉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若事一敗。汝等全家皆滅矣。成濟綽戟在手。回顧賈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無禮乎。言未訖。被一戟刺中前胷。撞出輦來。濟大呼曰。奉晉公之命。弑無道昏君。再

一戟。刃從兩背上透出。死於輦傍。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剌死於輦傍。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来。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弒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内。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大臣。時有太傅司馬孚入内見髦屍首。抱股痛哭曰。弒陛下者臣之罪也。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内。亡年二十歲。昭議立新君。王業曰。

武帝之孫。燕王曹宇之子。見居安次縣。封爲常道鄉公。可立爲君。昭從之。即獲車駕往迎。昭會大臣議弒君之事。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舅尚書荀顗召之。泰聞大哭不已。世人論者。以泰比舅。令舅實不如泰也。使命催逼。泰遂披重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公以此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略可以謝天地耳。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止如此。不知其次。昭曰。成濟

大逆不道。弒其仁主。可推出剮之。夷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吾之罪。乃賈充傳汝之命。令吾弒主。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夷三族。後來史官有詩嘆之曰

假意投身強哭屍。公然弒主待推誰。欲誅成濟瞞天下。天下人人已盡知

又詩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弒君南闕赭袍紅。却將

成濟夷三族。欲使軍民耳盡聾

司馬昭入奏太后曰。逆主曹髦。欲與兵弒娘

娘。殺大臣。已被成濟弒之。臣亦滅成濟。請娘

娘降詔以安衆心。太后懼昭威勢。任意寫了

矯詔。及斬王經全家。以慰其心。王經正在廷

尉廳下。忽見縛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辱

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死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

家皆押赴東市。其母神色不變。回顧經曰。吾

兒今日得死矣。勿怯之。此時王經子母大笑受刑。故吏向雄痛哭不已。滿市老小無不垂淚。後史官有詩讚王經子母曰

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泰華重。命似鴻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却說司馬昭斬了王經子母。安撫人心已畢。時有太傅司馬孚。將曹髦以王禮葬之。旬日間常道鄉公至。賈充乃勸司馬昭。就魏國正

統。未知如何

姜伯約棄車大戰 七犯中原

却說司馬昭因賈充勸就魏國正統之事。昭與充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為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於是賈充等聽畢。已知昭留意於子司馬炎之身矣。當年六月甲寅日。司馬昭立常道鄉公璜為君。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

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為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贈。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聽知司馬昭弑了曹髦。立起曹奐為君。乃大喜曰。吾今日伐魏方有名矣。遂發國書入吳。令問司馬昭弑君之罪。却上表於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於是三路兵併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時鄧

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忽報蜀兵三路風擁殺到。艾遂聚諸將計議。忽一人出曰。吾有一計。不可言之。見寫在此。敢退蜀兵。艾視之。乃參軍王瓘也。艾展開計策觀訖。大喜曰。此計雖妙。只恐瞞不過姜維。瓘曰。願捨一命以報司馬公之恩。艾曰。汝心志若堅。必然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王瓘。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知。會。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

兵。只教爲首將来見。璀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璀也。近者司馬昭弑君。又將叔父一門皆戮。某在邊邦得免此禍。幸大將軍興師問罪。特引本部兵五千来降。願從調遣以爲耒將。勦除奸黨。上報國王之恩。下伸叔父之恨。維大喜。遂加重賜。維與璀曰。汝既誠心来降。吾何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璀心大喜。以爲中

計忻然領諸要行。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吾先有推車人了。只要押送而已。但引三千人去足可。留下二千人引路。以打祁山。瓘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諫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我在魏雖不深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特請察焉。維大笑曰。王瓘我非不識也。我已知其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

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過於曹操。既殺王經。夷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也。故知其詐矣。今仲權國舅之見。與我暗合。仲權霸之表字也昔日張益德於乱軍中獲一女乃霸之親妹也後長成益德寵之生二女皆配後主劉禪為后霸因此降蜀後主呼為國舅滿朝文武甚是敬之霸乃傾心事蜀只欲恢復中原也此時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瓘奸細。不旬日果然伏軍提得王瓘回報鄧艾下書人来見維。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云姜維已交割與我糧車押送。望鄧将

軍連夜進。兵與姜維戀戰。璀從小路運糧車送歸大寨。蜀兵自敗矣。約於某處何日可令人來迎接。維將下書人殺之。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望鄧將軍自率大兵。於斜谷外壇山谷中。接應糧草車輛。可先與姜維戀住交鋒。免生外意。一面令人扮作魏軍下寨書。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硫黃燄硝。用青布罩之。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維與

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却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来取祁山。却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忻悅不盡。急寫回書令来人再回。乃與司馬望引一軍。輪換来谷口搦戰。蜀兵每日迎敵。未敢取勝。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望壜山谷中来。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出。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軍。艾手下副将言曰。天已昏暮。可速接出谷口。艾曰。前

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将軍因将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来。望早救應。艾不知是計。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只聽的山後喊動。東方月上。皎如白日。艾不顧車仗。只道王瓘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報樹林後有一彪軍擺開。艾大驚。只見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吾主将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聞知。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

那火便是獅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的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面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千金賞。萬户侯。諕的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於是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逕来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命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時有不能回祁山寨的魏軍。来報王瓘曰。事已泄漏。兵勢已敗。不知鄧將軍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来。背後

又有壓土大起。四下無路。璀叱左右放火燒車。於是盡燒糧草車輛。火光突起。烈燄燒空。璀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三軍可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一應車輛盡皆燒着。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璀捨命撞回魏國。不想殺回漢中舊路而去。璀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關隘盡皆燒毀。姜維不追魏兵者。恐漢中有失。遂提兵連夜投小路來追殺王璀。璀被四面蜀兵攻急。乃投黑龍

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維遂還漢中。鄧艾引敗兵逃回祁山寨内。上表請罪。自貶其職。此時司馬昭見艾素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所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伯約洮陽大戰　八犯中原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
人連夜修了棧道。大小車輛裝載軍糧。又於
漢中水路調撥舡隻。所用器物俱已完備。上
表奏聞後主曰。臣累出戰。未成大功。頗已挫
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
病。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
死罪。此時。後主酒色昏迷。不能決論。譙周出
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
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

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
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後主不從。周
乃歸家嘆息不已。周子問曰。父親有何事也。
周曰。君王溺於酒色。不理朝政。臣下強欲立
名。妄損軍馬。西蜀禍將至矣。其子告曰。父親
既有先見之明。何不投魏乎。周叱之曰。吾受
先帝托孤之命。知遇之恩。不能補報萬一。縱
然國亡家破。當以盡命報本。安忍行不忠不
義之事耶。遂託病不出。却說姜維臨行。乃問

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大將軍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閑之輩。將軍強欲行難爲之事。此化所以未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非爲一己之私耳。今議先取洮陽。地名如逆吾意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二十萬。逕取洮陽而來。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此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

遂令人哨探。回報曰。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取祁山乎。鄧艾曰。令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胡以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侯河地名乃洮陽咽喉之路。公

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

如此行之。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捉姜維。夏

侯霸也。二人各提兵埋伏去了。却說姜維與

夏侯霸。望洮陽進兵之間。霸問維曰。今將軍

取無糧空城。有何用也。維曰。五七番出師。皆

取有糧之地。利戰之所。魏人探揣知吾意矣。

吾料洮陽空城。魏人不作準備。今却一鼓而

取。乃攻其無備也。若得洮陽。深溝高壘。先運

漢中糧草盡屯於內。然後外結羌胡。水陸轉

運。以為久計。此番不勝。真可羞耳。霸曰。此妙論也。我當為前部。公為後應。於是夏侯霸先提一軍逕到洮陽。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乃回顧諸將曰。此莫非計乎。副將應曰。眼見的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此空城耳。遂當先殺入。方到甕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

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身上亂箭如蝟。其餘蜀兵盡皆潰散。司馬望於城內大驅士馬。從東西北三門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維禁止不住。城上鼉鼓喧天。司馬望引軍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而

走。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收聚敗兵。下寨已畢。蜀軍聽知夏侯霸陣亡。心中搖動。維欲退不能。遂與衆將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為憂。目下魏兵俱在此處。成敗之事只在一戰。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使鄧艾不能走。維從之。

即令張翼引後軍取祁山去了。維次日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二軍出迎。兩陣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回本陣。收兵退去。次日。姜維又引兵搦戰。鄧艾按兵不出。連搦三日。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在侯河城內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了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

他搦戰。切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的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且說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徧。乘勢去救祁山。鄧忠入城。此時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於是姜維亦引三千兵來助張翼。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

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那邊。絕了歸路。正慌忙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齊鳴。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大喜。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蜀兵四下攻圍。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日夜宴飲。不理朝政。內外官員皆投於黃皓門下。時右將軍閻宇。身無

寸功。只因倚傍黃皓。遂得重職。聽知姜維被困。乃說皓來奏後主曰。今姜維累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後主允其言。急遣使齎詔。宣姜維班師還朝。維在祁山正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還朝。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維與張翼徐徐而退。艾一夜只聽的鼓角喧天。不知何意。平明只落空寨。人報蜀兵盡退。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逕到漢中。歇住了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回見

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詔維班師。公可知乎。正笑曰。大將軍何自不知耶。黃皓欲與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直入宮中來殺黃皓。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避禍屯田計 九犯中原

於是郤正見姜維欲殺黃皓。急止之曰。大將

軍位居極品。承繼武侯之職。何故造次。若天子萬一不容。必為反臣耳。維謝曰先生訓誨是也。遂同回。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飲宴。維引數人逕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於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淚而奏曰。臣困鄧艾於祁山。陛下連詔三次。召臣回朝。未審聖意如何。後主默然無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遠則鑒於趙高。近則審於張讓。陛下早將此人殺

之。天下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矣。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耳。縱使專權。亦是如何。昔者董允常切齒恨皓。朕常怪之。卿何足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後主遂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敢犯國政。明公休聽外人一面虛詞。欲殺某也。乞明公憐之。

於是黃皓叩頭流涕。維羞慚而出。來見郤正。備言此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以何策可保國安身也。正曰。將近隴西有一去處。名為沓中。(音踏)此地極其肥壯。足下何不效武侯屯田之計也。可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食。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國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之。五者足以避其禍亂也。此乃保國安身

之法。可早行之。維大喜。遂出席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吾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以為屯田。後圖進取。因汝等久戰勞苦。把關生受。不如斂兵聚穀。退守漢中二城。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自退矣。吾卻引兵自後擊之。無有不服。遂命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

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關隘。維分撥已畢。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却說鄧艾聽知姜維在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寫表一道。入洛陽奏知魏主曹奐。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九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以刺此人。可免動兵之勞也。昭曰。然。吾亦欲如此。

柰無其人也。故使恣意。從事中郎荀勗（音旭）應
言曰。明公為天下之主宰。宜仗義以伐無道。
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惟用黃皓專政。大臣
皆有惑亂之意。今姜維在沓中屯田者。乃為
此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故求刺客
而除害。非所以行於四海也。昭大喜曰。此言
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薦曰。鄧艾乃
世之良才。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無不成矣。
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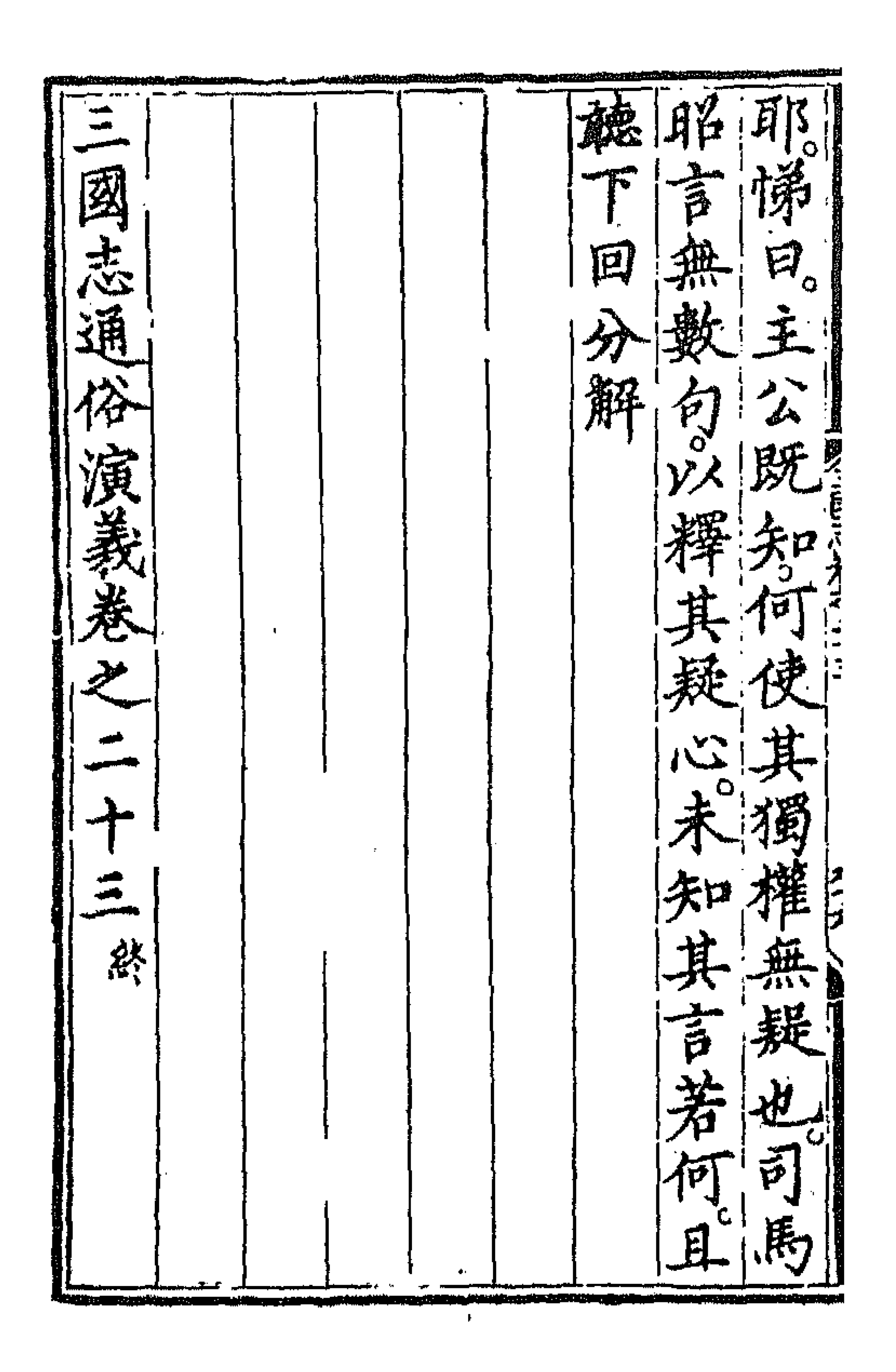
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答曰。主公之意本不伐吳。而實欲伐蜀也。昭咲曰。子誠然識我心也。既然如此高明肯效力乎。會曰。某料主公欲去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開視之。但見伐蜀之法。於路安營下寨之處。𣲖糧積草之鄉。自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可與鄧艾收川若何。會曰。願竭忠誠以輔主公。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與鄧艾分兵各進。可

也。昭遂拜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荊揚等處。昭即時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文武官僚皆面面相覷。人人變色。俱不肯伐蜀。忽一人出曰。姜維九犯中原。折傷多少魏兵。只令守禦尚自未保。何况深入山川險危之地。自取禍亂也。切不可行之。昭視之。乃前軍鄧敦也。昭勃然大怒曰。吾與國家除害。正欲

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耶。
以武士牽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
衆官失色。昭曰。汝諸文武勿生驚疑。吾自征
東定奪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
欲伐吳蜀久矣。今日論之。吳地廣濶。況兼下
濕。攻之稍難。不如先定其蜀。三年之後乘順
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道也。吾料
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
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

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姜維於沓中。使姜維不能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令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衆曰。然。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起兵伐蜀。會恐有泄機謀。却以伐吳爲名。乃令青兗豫荊揚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

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矣。一年之内。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選日出師。此時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有西曹掾邵悌曰。乞退左右。敢伸一言。昭乃屏退左右。悌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若專獨權。恐有不然。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大笑曰。吾豈不知



耶。懌曰。主公既知。何使其獨權無疑也。司馬
昭言無數句。以釋其疑心。未知其言若何。且
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終